

钟的

王家新 选编
沈 睿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选

秘密心脏

钟 的 秘 密 心 脏

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随笔精选

王家新 沈 睿 选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钟的秘密心脏

——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王家新 沈睿 选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的秘密心脏:二十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王家新,沈睿选编.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

ISBN 7-5033-0781-1

I. 钟… II. ①王… ②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世界
IV. I16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65千字 印数:5001—10,000

定价:13.20元(膜)

人必须生存，必须创造。人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阿尔贝·加缪

记忆，我认为，就是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丢失的那根尾巴的替代物。它引导着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伊利亚斯·卡内蒂

目 录

德里克·沃尔科特 (1992 年获奖)

安的列斯群岛：史诗记忆的片断

王永年 译 (2)

W·B·叶芝 (1923 年获奖)

心 境

于 威 王家新 译 (22)

一个幻想家

于 威 王家新 译 (23)

身体的秋天

于 威 王家新 译 (26)

岩石上的城堡

于 威 王家新 译 (30)

爱尔兰农民神话和民间传说

于 威 译 (33)

西穆斯·希内 (1995 年获奖)

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

·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

姜 涛 译 (42)

一九七一年圣诞节

黄灿然 译 (62)

艾利亚斯·卡内蒂 (1981 年获奖)

钟的秘密心脏

王家新 译 (68)

T·S·艾略特 (1948 年获奖)

哲人歌德

王恩衷 译 (76)

塞缪尔·贝克特 (1969 年获奖)

普鲁斯特

沈 睿 黄 伟 译 (93)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952 年获奖)

日记选章

桂裕芳 译 (117)

马拉加

劳伦斯在花园中

为《卡门》辩护

让·萨特 (1964 年获奖)

占领下的巴黎

施康强 译 (128)

阿尔贝·加缪 (1957 年获奖)

重返蒂巴萨

郭宏安 译 (146)

奥克塔维奥·帕斯 (1990 年获奖)

访问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派 司 译 (155)

夜晚的散步

朱景冬 译 (161)

黑曜岩蝴蝶

朱景冬 译 (162)

大世界

朱景冬 译 (165)

空中楼阁

朱景冬 译 (166)

华斯台卡贵妇人

朱景冬 译 (167)

大自然的颂歌

李德明 译 (168)

墨西哥谷地

朱景冬 译 (171)

威廉·福克纳 (1949 年获奖)

日本素描

陶乃侃 陆光华 译 (173)

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 年获奖）

流动的圣节（选章）

孙 强 译（179）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净的咖啡馆

斯泰因小姐垂教

托妮·莫里森（1993 年获奖）

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

盛 宁 译（193）

令人不安的护士 心地善良的鲨鱼

陶 洁 译（198）

切斯瓦夫·米沃什（1980 年获奖）

西伯利亚大铁路

张子清 译（219）

紧身胸衣钩

张子清 译（221）

厄尔罗之乡

张子清 译（222）

坐在黄昏时的轻便马车里

张子清 译（225）

青年人和神秘事物

绿 原 译（227）

泰戈尔（1913 年获奖）

关于灵魂

西 蒙 译（245）

关于爱

西 蒙 译（253）

关于无限

西 蒙 译（262）

海因里希·伯尔（1972 年获奖）

写作的风险

林伟中 译（271）

废墟文学之我见

林伟中 译（275）

鲍·帕斯捷尔纳克（1958 年获奖）

几种观点（节选）

王恩衷 译（281）

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 年获奖）

- | | | | |
|-----------|-----|-----|--------|
| 潮汐的声音 | 王家新 | 沈睿 | 译（286） |
| 少于一（节选） | | 刘文飞 | 译（294） |
| 文明的孩子（节选） | | 刘文飞 | 译（305） |

川端康成（1968 年获奖）

- | | | |
|---------------|-----|--------|
| 评东山魁夷的《与风景对话》 | 叶渭渠 | 译（321） |
| 古都的风貌 | 叶渭渠 | 译（322） |

大江健三郎（1994 年获奖）

- | | | |
|-----------|-----|--------|
| 这五十年与我的文学 | 黄灿然 | 译（328） |
|-----------|-----|--------|

德里克·沃尔科特 (1992 年获奖)

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 1930-), 生于圣·路西亚。诗人, 剧作家。出版过多种诗集、戏剧集。主要作品有《海葡萄》(1976)、《另一种生命》(1973)、《诗选: 1948—1984》(1986)、《阿肯色的圣约书》(1982)、长篇史诗《奥默若斯》(1989)。

他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布罗茨基语)。在其作品中, 他探索和沉思加勒比海的历史、政治和民俗、风景, 有强烈的历史感。他的抒情诗则表现了他对爱情、死亡和记忆等永恒主题的思索与感受。他形成了“他自己的诗歌领域, 独立于他继承的任何传统”——如果考虑到他的背景, 他的加勒比海的出生地, 他的非洲与欧洲血统。瑞典文学院认为他“忠于三样东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这种似乎矛盾的关系贯穿在他的诗中。他的史诗则力图再现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历程, 被称之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他的诗因“具有伟大的光彩, 历史的视野, 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 而获 1992 年诺贝尔文学奖。

(编者)

安的列斯群岛：史诗记忆的片断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

王永年 译

费利西蒂是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边缘的一个村落。那片广袤的中部平原至今仍种植甘蔗，黑奴解放后，砍甘蔗的都是招募来的契约劳工，因此为数不多的费利西蒂居民以东印度人^①为主。一天下午，我和几个美国朋友去村里参观，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印度人的脸型，这一美妙动人的景象正是我希望介绍的，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村里准备演出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史诗剧《拉姆里拉》，穿好戏装的演员们已经聚集在一块像是新加油站开业似的插着一排排彩旗的空地上，穿着红黑两色的漂亮的印度小男孩朝着下午的天空弯弓躲箭玩耍。天际蓝色山峦起伏，周围草地绿得发亮，太阳西沉时空中的白云会幻现出各种色彩。费利西蒂！勾起史诗往事的多么温馨的名字^②。

空地旁边的凉棚里有两个笼子似的庞大的竹编框架。那是神像的肢体，小腿或者大腿，装配好、竖起来之后将组成一尊巨大的模拟像。史诗剧演出结尾时模拟像将被烧掉。那些竹编的结构

① 指印度、印度支那、马来亚人。

② 费利西蒂（Felicity）的词干在拉丁语系文字中有“幸福”之意。

使人蓦地想起一个可以预见的类比：雪莱描写奥齐曼狄亚斯^①倒塌的塑像及其帝国的十四行诗，荒漠中“庞然大物的残骸”。

鼓手们在凉棚里生了一堆火，烘烤他们手鼓的皮面以便绷紧，桔红色的火焰、绿油油的草地和将要焚烧的竹编神像肢体框架并不是发生在帝国权力终于土崩瓦解的荒漠里的事，而是终古常新的季节性仪式的一部分，像收割甘蔗后烧荒一样，一年又一年的重复进行，牺牲的目的在于重复，破坏的目的在于通过火的洗礼得到更新。

各路神仙陆续进场。从即将演出史诗的露天戏棚里，传出我们通常称之为“印度音乐”的喧嚣。身着戏装的演员们先后来。我想大概是王子和神仙吧。多么不恰当的说法！“我想大概是王子和神仙吧！”这种无奈的解释体现了我们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民族隔阂。我虽然常听说《拉姆里拉》，可是从没有看过，更没有看过由村童们扮演武士、王子和神仙的这种露天演出。我对那部史诗故事的内容、主人公和主人公与之战斗的敌人一无所知。最近我替一家英国剧院把《奥德修纪》改编成舞台剧，估计观众能了解这部小亚细亚史诗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磨难，可是在特立尼达，除了印度人之外，多数人和我一样，对罗摩、伽利、湿婆和毗湿奴^②都不甚了了，“除了印度人之外”这种说法是不合常理的，我之这样用是因为特立尼达至今还这样说。

仿佛中部平原的边缘还有一个高原——漂浮在甘蔗海洋上的、因陋就简地上演《罗摩衍那》的筏子，不过那是我作为作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把费利西蒂的《拉姆里拉》看做戏剧，事实上它是信仰。

① 《奥齐曼狄亚斯》是英国诗人雪莱写的一首十四行诗，讽刺暴君的虚荣和无能。

② 罗摩是《罗摩衍那》里的主人公，伽利、湿婆和毗湿奴分别是印度教的性力派、湿婆和毗湿奴教崇拜的神。

演员上好装，登台之前对着镜子顾盼一下，深信自己是即将进入幻想的现实，你把这一自信的瞬间加以扩大就能找到我所揣摩的这部史诗剧的演员们的感觉。然而他们并非演员。这部神圣的戏剧每天下午日落之前演出两小时，要持续九个下午，演员们是被挑选出来或者是自己挑选剧中角色的。他们不是票友，而是信徒。戏剧艺术中没有一个是为他们定位的词。他们演出前不需要酝酿情绪进入角色。他们的演出很可能像那天下午草地上空纵横飞掠的竹箭那般挥洒自如。他们相信自己所表演的情节，相信文本的神圣，相信印度的真实可信，而我出于作家的习惯却在那些儿童武士们欢笑的脸上、或者村民王子的威武的轮廓里，寻找某种伤逝、失落、甚至变性的摹仿的意义。我的怀疑和姑息的欣赏态度亵渎了那个下午。眼前的景象唤起了历史的回响——甘蔗田、契约劳工、消逝的军队、寺庙和扬起长鼻的大象——使我作出错误的解释，而周围的一切却截然不同——兴高采烈的气氛、男孩们的尖叫声、糖果摊、越来越多的粉墨登场的演员都散发出欢乐；自信的欢乐，不是失落，费利西蒂这个村名起得确实有道理。

如果把亚洲的版图缩小成这些碎片：甘蔗田间白色小惊叹号似的清真寺的尖顶或者球形石塔，那些把演戏仪式看成是拙劣的模仿甚至退化的人的自我嘲弄和窘迫就不难理解了。偏爱正统的人看待仪式的态度就像语法学家看待方言，城市看待乡下，宗主国看待它的殖民地。渴望与中心汇合的记忆，不忘本体的被截断的四肢，像是那些竹编的神像的大腿。换一句话说，这正是加勒比人的情况，他们至今仍被看成是不合法的、没根没底的、血统混杂的人。特罗洛普^①说过，“就种族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那

^① 安·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著有《巴塞特寺院》等小说和传记。他亦著有游记，包括西印度群岛的游记。

里“没有种族”。无种族。只有真正种族的碎片和回声，无本无源，支离破碎。

演出仿佛是一种方言，原语的一个分支、一种节略，而不是原语史诗规模的扭曲或者缩减。我在特立尼达发现世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季节性地被搬上舞台，不是出于一种文化传统的绝望而又无奈的心态，而是出于像卡罗尼平原上吹弯挺拔的甘蔗林的疾风一样坚定坦率的信仰。我们必须在戏剧开演就穿过卡罗尼沼泽的溪流，才能看到傍晚飞回栖息地的猩红色的朱鹀。我们守望着那些像《拉姆里拉》演员一般悠然自得的朱鹀飞回来，它们的羽毛鲜艳得如同射箭儿童身上的红衣服和飘拂的红旗，纷纷停落在一个小岛上，把它装点得像是一株鲜花怒放的树，一束安放在墓地上的银苞菊。历史的叹息在这里毫无意义。《拉姆里拉》和飞翔的猩红色朱鹀群两种景象糅合在一起，使人们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令人惊异的景象在加勒比地区比比皆是；它是风光的一部分，面对它的美丽，历史的叹息化为乌有。

我从前过于重视伤逝的呻吟了。我觉得我能发现费利西蒂穿红衣的小弓箭手和朱鹀，是很幸运的。

引起历史叹息的不是风光而是废墟，除了甘蔗种植园的遗址和废弃的碉堡之外，安的列斯群岛没有什么可供凭吊叹息的废墟。如同慢慢摇动摄影机镜头，我环顾四周，看到了西班牙港那边逶迤的蓝色山峦、村路和房屋、扮演武士的小弓箭手、扮演神仙的演员以及指导他们的教练，底片的声带已经先期录好音乐，我要摄制一部为费利西蒂长叹的影片。那天下午唤起了我对失落的印度的联想，可是为什么要说“联想”呢？为什么不说“为真正的存在庆贺”？既然村民们从未真正认识这一点，印度怎么会“失落”？为什么在费利西蒂和中部平原的其它地方，例如库瓦、查瓜那斯和查理村，不能“持续”欢乐，使欢乐永久存在呢？我为什么不让我的欢乐敞开口？我和所有的特立尼达人一样有权享受

他们应得的狂喜，因为狂喜是扩音喇叭里传出的抑扬顿挫的鼓声的音高。我有权过胡赛因节，看穆斯林史诗里用镜子和绉纸扎的寺院，欣赏中国的龙灯舞，参加曾经坐落在东西街上的那所南欧犹太人会堂里的仪式。假如我掌握了特立尼达岛所有的四分五裂的语言，我作为作家的成就可能八倍于现在的我。

花瓶打破之后，把碎片拼凑起来时付出的一片爱要比它完好时把它的完整视为当然的爱更强烈。粘合碎片的胶水是它原来形状的保证。这种爱把我们非洲和亚洲的碎片、破裂的传家宝拼凑起来，但修复后仍露出白色的疤痕。安的列斯群岛煞费苦心收集碎片，如果碎片拼不上，凑不齐，拼凑的辛劳要超过制作原物——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应占有一定地位的圣像和神器。安的列斯群岛的艺术就是修复我们破裂的历史和我们词汇的碎片；我们的群岛成了脱离原先大陆的碎片的同义词。

这也正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再创作的过程，拼凑破碎的记忆，搭成神像的框架，甚至最后把神像付之一炬的仪式；正如费利西蒂的手工匠人们树立神像的神圣回声时用一根根的竹子、芦苇和草绳捆扎起来的神像。

诗歌是追求完美时流淌的汗水，但必须像塑像额头的雨滴那么清新，它把自然和大理石加以结合；把过去和现在的时态变化联合在一起，如果过去是塑像，现在就是过去额头上的露珠或者雨滴，湮没的语言和个人的词汇早已存在，诗歌创作是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就音调来说，个人的声音是种方言；它形成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词汇和抑扬顿挫，根本不理睬皇室的语言概念、奥齐曼狄亚斯的语言、图书馆和字典、法庭和批评家，以及教会、大学、政治信条和学院的措辞。诗歌是脱离大陆的岛屿。在我看来，我的群岛上的方言如同塑像额头的雨滴那般清新，不是在冷若冰霜的大理石上进行传统雕琢时所流的汗水，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雨和盐的凝聚。

由于原先的语言遭到剥夺，被掳来和招募来的部族便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移植并扩充了亚洲和非洲古老的史诗词汇的片断，但热情奔放的节奏感却是他们血液中固有的，不是奴役和契约所能抑制的。与此同时，一些名词重新命名，另一些例如费利西蒂村或者什瓦泽尔之类的已知的名字得到了承认。原先的语言像是横渡海洋的雾气那样，由于路途遥远，逐渐耗损湮灭，然而重新命名和寻求新的隐喻的过程正是诗人工作时每天一早就面临的过程，他和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必须自行制作他使用的工具，因需要从费利西蒂村汲取组合名词，甚至给自己重新命名。遭到剥夺的人被迫回到那种使他自己也感到诧异的基本力量——他的心灵那里。那就是安的列斯群岛经验的基础，失事船只的碎木断片、回声、庞大的部族词汇的一鳞半爪、遗忘大半的风俗，它们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十分强有力。它们熬过了中路线①和法特尔·罗扎克号，当初那艘帆船把第一批印度契约劳工从马德拉斯港运到费利西蒂的甘蔗田，还运去了克伦威尔②时期披镣带铐的囚犯、南欧犹太人、中国杂货商和推着自行车贩卖布头的黎巴嫩商人。

他们现在都在这里，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城市，西班牙港，成了历史的总和，特罗洛普笔下的“无种族”。各种文字的商店招牌纷然杂陈、街道纵横交错的闹市区，人种混杂，语言繁多，没有历史背景的沸腾的生活，像天国似的。这样的个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国。作家的天国。

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城市创造的。

又是回到家乡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耐烦地盼望天明——前一

① 中路线指从西非横渡大西洋到西印度群岛或美洲的以前贩运奴隶的航线。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1649年英国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资产阶级政权的摄政者，号为“护国公”，他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推行独裁统治。

天夜里睡得很不踏实。早晨5点了，外面天还不亮，无需拉开窗帘；接着，在突如其来的光线下看到警察局的奶油色墙壁、褐色屋顶的殖民时期式样的建筑，周围种着矮小的椰子树，后面则是枝叶茂繁的乔木和高一些的椰子树，一只鸽子扑着翅膀飞到屋檐下，一排曾经很时髦、如今雨渍斑驳的公寓房屋，通向警察局的小路清晨没有行人车辆。这一切构成一片惊人的静寂。我每到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城市总有这种宁帖的感觉。鲜花和山峦悠然自得，对它们的爱是意料中的事；第一个早晨使人困惑的是城市的建筑。从美国的花花世界回到家乡往往让旅人觉得缺了些什么，正如那些带水迹的钢筋水泥公寓房屋一样，尚需自我完善。窗外不再有一览无遗的景色，只有林立的高楼——一个试图拔地而起、显得夸张畸形的城市，正如从哥伦布市或者得梅因市同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美国城市的侧影。权力的炫示，平淡无奇的布置，空调开到最大限度，以至那些爱漂亮的秘书和经理竞相穿上羊毛衫；写字楼越是凉爽就越显得重要，摹仿另一种气候。向往甚至羡慕寒冷。

凝重的城市里，阴沉严峻的冬日下午很短，白天像裹紧大衣的行人匆匆而过，房屋都像是窗口透出灯光的军营，下雪的日子里人们有置身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感觉，因为俄罗斯文学有冬季的气息。来到加勒比地区的游人准有生活在一连串风光明信片里的感觉。两地气候是我们看了小说或明信片之后形成的印象。在游人眼里，阳光不可能是凝重的。冬季给文学和生活增加了深度和阴郁，而在四季常夏的热带，连贫穷或诗歌似乎都不能深沉，因为周围的自然界和它的音乐一样，是如此欣欣向荣、兴高采烈（再说，贫穷在安的列斯群岛是一种生活的诗歌，它既是生活状态，也是想象力的状态）。以欢乐为基础的文化注定是浅薄的。可悲的是，加勒比地区为了推销自己，鼓励无所用心的欢乐和灿烂辉煌的空虚，非但成了避寒的去处，而且也成了逃避只有四季分明的